

母亲请客记

□裘七曜

年前天气不错，母亲的心情也不错，她絮叨着说过了年自己就八十八岁了，趁着还会动，决定自己做菜再次请客。农历十二月廿七，她早早地把那些在冰箱里“冬眠”的鱼啊鸡啊等全部“赶”出来，争取用一天的时间让那些旷日持久的“冻物”自己融化，鲜活起来。

第二天下午，她忙碌起来：洗肉、剖鱼，洗锅、烧火。热气氤氲，香气扑鼻。

我说，客人一般在正月初二或以后的日子才过来，这么早把菜弄熟了，过了几天，这菜还有味道吗？趁热吃，趁早吃，那才新鲜有味。母亲说，没关系的，我有办法。我看到母亲把鱼肉分别放在篮子里，盖了一块干净的白布，搁放在门口的晒衣架上，又自言自语着：现在农村里的猫也过上了“好生活”，应该不会来偷吃吧。顿了顿又说，放在门口空气流通，天又冷，一个星期不会坏的。

其实，会不会变质我们最清楚。曾记得小时候家里年前煮熟的“珍馐美馐”要摆到正月十外还在桌上，更长的要放到清明前后，只不过隔三差五地在锅里热一下。味道已经不是原来的味道，有点像泥土的味道，但还是津津有味地抢着吃，在那个物力维艰的年代。

正月初一早上，我还在睡懒觉，老母亲就来敲门，“追问”客人们来不来？我说从今天起雨丝霏霏，估计不会来吧。

偏巧同村的三姐来母亲处小坐。三姐说，即使来了客人也没有什么关系，就去我家吃饭吧。母亲说，那不行，来了客人我想自己招待，我已经八十八岁，明年在不在人世还真的说不准，也许这是我最后一次招待客人了。我朝母亲笑笑，又向三姐使使眼色。母亲年龄大了，随母亲吧。再说，母亲也有自己的理由。

到了晚上，表弟打电话过来。他大概喝了点酒，声音有点气壮山河，他笑嘻嘻地大声说：哥，新年好。然后又问明天家里有没有客人来，如果有，我们一家也来，凑个热闹。我说好的好的，热烈欢迎。

打电话给弟弟，弟弟说明天来。又问二姐，二姐有点犹豫，说这两天啊，太烦人了，又说家里的“跟屁虫”两个小孙子太调皮了。我说二姐你一定得来，你

来了，母亲就踏实了，母亲还指望你帮她炒菜呢。二姐笑笑，没吭声，但明显地感觉到二姐有点偷乐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就接到二姐的电话。她说我们决定来，又叫我去告诉母亲，菜他们买了不少，母亲无须动手，好好休息就可以了。可母亲不这样想，听说他们都要来，脸上的表情像风中的树梢立马轻盈活泼起来，她激动着、“慌乱”着，厨房里外来来回回，又给我下了几道“圣旨”：赶紧把家里最大的一张圆台面搬出来拭擦干净，快去地里拔点芹菜过来弄个芹菜炒肉片……我如神行太保戴宗马不停蹄，在老母亲面前只能没脾气。

春天姗姗来迟，家里的客人也姗姗来迟。都上午九点多了，老母亲不知翘首了多少次，还未见到他们来临。可她已经弄了一个多小时的菜，桌上的菜已“层峦叠嶂”、“江山如画”。

母亲说，打电话催催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未见人影，菜都凉了。

打电话给弟，弟说已经出发了，十点以后肯定到。二姐说，我们已在半路，快到了。

终于看到了车子，二姐的两个小孙子一下车就熟门熟路地沿着溪边飞奔而来，他俩穿着大红羽绒服，白白净净、虎头虎脑，煞是可爱。

表弟一家三口来了，因为疫情，几年不见，他们家那个娇声娇气的“小不点”已出落成一个个漂漂亮亮、斯斯文文的中学生了。弟弟家的一家三口也来了……母亲居住的院子霎时热闹起来。

母亲笑吟吟地拉着一个又一个亲人的手，用深邃而又浑浊的眼睛仔细端详着，嘘寒问暖，仿佛看见他们在岁月里像一棵棵小树苗悠悠地长高长壮，并撑起各自的一方蓝天。母亲欣慰着，甘之如饴。

母亲忙碌着，还想亲自给我们端菜。我说菜炒好以后，您吆喝一下就可，我来端，万一您摔倒了，那麻烦可大了。可母亲还是蹒跚着忍不住地偷偷端了几次，也许，在母亲的眼里，这样欢聚一堂的时刻，她做什么都是应该的。

吃着母亲和二姐炒的菜，品着红酒，在欢笑声中，我们彼此畅聊，把如歌往事轻轻诉说……



总第7163期 配图 李昊天 投稿邮箱: essay@cnhb.com.cn

冬日忆雪

□蔡能平

物以稀为贵。冬日，在浙东、在宁海，雪花，这个季节的精灵，总是让人期待，让人惊喜。

下雪了，下雪了。东海云顶下雪了，望海岗下雪了，四明山也下雪了。这些年，有了微信，有了朋友圈，有了小视频，朋友们从四面八方砸来雪景、雪图，美轮美奂，看得人痒痒的，恨不得雪花也立马在眼前飘舞，恨不得也能置身在冰雪世界中，堆雪人、拍雪景、打雪仗，痛痛快快地玩上一阵。

可是这些年，在猴城上空，雪花是吝啬的。有时，飘飘忽忽几朵，就算下过了。有时，临阵了，却撒腿跑了。看得人好不惆怅。

盼雪不成，盼雪不来。冬日忆雪，也就成了暖暖的温馨回忆。雪，也成了反映生活变化的好媒介。

儿时，临近年关。家乡的天空，有时会如一位多愁善感的少妇，双眉紧蹙，让你连续几天都置身于阴沉沉的天空下。也许是农闲季节，也许是柴株当棉袄——家家生起的熊熊炭火，驱散了阴冷的气温，也因浓浓的年味冲淡了这压抑的天气。大人、小孩都对此毫不介意，好像都在等待着什么。

终于，在一个阴霾的下午，单调的天空终于起了变化：叮叮当当，屋顶上、柴垛上、院中道地上，白白的雪粒子在上面跳舞。有时，它们还会弹射到你的眼前，让你近距离与这精灵对目而视。

一阵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序幕后，朵朵似鹅毛、如柳絮的雪花，在空中盘旋飞舞。于是，瓦沟、大树、柴垛、大路、菜园、田野等等，都成了雪花亲近的对象。慢慢地，层林尽染，银装素裹，大地成了粉妆玉砌的世界。此时，大人们面对这纷纷扬扬的雪花，面对这银色的世界，抛出了“明年又有一个好收成了”“瑞雪兆丰年”等等雅俗共存的赞语。而小孩子呢，早已迫不及待地冲进这银色的世界，尽情

地在雪地中踩脚印、掷雪球、堆雪人。不一会儿，自己也变成了头饰雪花、活生生的移动着的小雪人。有一次，我和几个伙伴在雪地中疯玩，玩着玩着，雪花打湿了鞋面，冷气钻入了袜底，但我不愿立马回家。此时，我突然想起父亲的话：“稻草衣赛过鞋垫哦！”于是，我就近从圆乎乎的稻草垛中扯出一些稻草衣，均匀地铺在解放牌胶鞋中。果然，没过一会，一股暖流就从脚底慢慢涌上来……

十来年，我还有一段在异国与雪偶遇的经历。那也是在12月底，我、唐君、金君在匆匆游览完罗浮宫、凯旋门、埃菲尔铁塔等巴黎胜景后，急着要回德国法兰克福，乘坐国际航班回国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们匆匆催促那位出国劳务的华人驾驶员上路。谁知，车还没开出巴黎城，天空就飘起了鹅毛大雪。当时，坐在豪华而又舒适的奔驰车里，透过车窗，看着漫天飞舞的雪花，大家兴奋极了。慢慢地，高速公路、路边的村庄田野，被雪花装扮成只有在电视中才可看到的异国的白色世界。也许是我们赏雪的情绪影响了驾驶员，驾驶员竟然开错了道，绕道弯弯之后，车子又向巴黎城方向开去。就在即将到达巴黎城时，眼尖的唐君及时提醒了驾驶员，才使我们少走了冤枉路。看着好笑的驾驶员，看着茫茫雪景，看着道路上留下的道道车道，我突然想到了一句诗：“山回路转不见君，雪上空留马行处。”

回国后，报纸上果然报道了法国中部因暴雪道路封闭、航空封航的消息。看后，我不禁一阵唏嘘：哦，好险。要不是发现得早，也许真的要被雪困在巴黎了。

下场雪吧，最好下场大雪！每年的冬天，我都盼望着能下雪，下回大雪，让这孤寂肃杀的冬天不再单调，也给人留下一段永恒而美好的回忆。